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一卷之二

不

示

肅

齋

林

希逸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搶空如檣杆  
皆本名  
善蒼近好  
也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

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鷲鳩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

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

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

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

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

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

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

匹之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

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

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

不知其無元地

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  
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  
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于致福者未數  
數然也坎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  
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  
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然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  
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  
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  
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  
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無當往



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  
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現  
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  
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  
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焉以天下  
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

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黼黹將猶陶  
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  
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  
而措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  
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

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  
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  
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  
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  
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  
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  
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  
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

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  
避高下中于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犛牛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  
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不夭斤  
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以喪其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形無神為耦者耦  
猶言忘形也

言者時見人隱几  
未者如忘形也



畏崖山阜

琴長風聲  
似鼻以下形容竅穴  
之狀激者以下描寫竅穴  
六之聲子輕唱也  
唱重和也

言象竅怒號是風也非竅也

復就人心上形容大知忘物我故間小知忘時町故間經者以下形容小知其教白言其本心日消其溺句言其溺而不後至死不悔而心近死也

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激於子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間間，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竟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闢。縵者，深人害者，密者，小恐，憊憊，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

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死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以萌。



真宰主之故

臣妾如耳目口鼻目司視  
手持足行是也君臣如  
手有時後是云云

真君無離人時字編  
得此不得此字程是

迷失真君之人如此

言人人有此成心愚者  
日以心關而妄司是則  
皆臆度之見以無有者  
有者也

未成心者之言則非吹也  
非吹則非天以類所以異于  
鼓音

道胡為乎隱而有真  
偽下做此

已乎已乎旦暮得比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

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

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莫見其形有

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

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

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止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真功茫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

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

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

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

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

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鼓音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

如風非竅不鳴是也



看之他人則不見驗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  
之自己則知之言本無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  
是非因有彼我之見存也  
無是言此言空於  
生一彼是亦生也我不  
以非對之則彼是亦  
偶而空言亦大空  
只是人我俱忘

乎隱而有是非。道惡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  
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  
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  
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  
方不可。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是以  
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  
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  
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多果曰檢檢如  
屏忘也

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  
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  
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扇與西施。  
恢恠憍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



相公表後者

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故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

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故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

注二



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有謂乎？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

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sub>有</sub>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

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  
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  
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  
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  
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知謂天府。注焉  
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  
葆光。故昔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脡。胥敖。南  
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天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  
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  
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  
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  
偏死。鰯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  
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芻。蚶且甘帶。  
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狢。狢狢。狢狢。狢狢。  
鹿交。鮪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



夫子指孔子

於此終成也  
時和日相語也  
孔子所言人老  
人老早

下之正色哉。自我視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  
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  
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  
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  
之外，死生無變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  
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  
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

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堯也，而丘也何足以知  
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  
炙，子嘗為汝安言之。汝以安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昭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  
聖人愚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  
相蘊，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和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  
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  
然○知○之○君○手○牧○手○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  
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  
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  
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魚竟、故寓諸無竟、







公儀剛了名

西三立以日

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

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天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

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者哭之

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

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

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

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

盡也。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

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

帝不能傳束我而  
其懸解矣帝指上



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  
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  
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  
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而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  
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

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  
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  
以為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  
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  
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  
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昏敖。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修身以撫人上之民  
上不為民而我爭  
是以下拂上矣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問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以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諱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謹。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取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



祝身若無意  
言子下字  
句致句致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春未聞。以無翼飛者。喚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

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躬。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又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



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  
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  
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歎  
死不擇音氣息沛然於是竝生心厲尅核太至  
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  
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  
過度益也遷令勸成始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  
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  
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  
且為顛為滅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若為  
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  
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  
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

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席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輶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止。可不慎邪。石匠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

旁數十。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于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高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擲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既機至極果  
必名在內焉  
以只字為  
指之全字  
以字為

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不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胷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繅。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生先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大骸，象耳目一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  
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  
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問固自執政焉如此哉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鑒明  
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  
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  
止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  
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  
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  
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  
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  
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  
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子無乃稱  
魯兀有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



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此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死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子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

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別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sub>面</sub>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止吾國吾  
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甕養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  
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  
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高聖人不  
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  
膏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  
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  
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  
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  
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  
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其有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天選子之形子以  
堅白鳴

莊子屬齋口義卷之三



齋 肅 林 希逸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  
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  
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  
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  
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



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爲然身  
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爲人事盡  
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  
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  
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  
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  
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當否  
之當也事既定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  
下得最工若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  
以爲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  
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  
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  
天所爲與人所爲不定處莊子看世事取精  
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  
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若此

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  
功雖成亦不以爲夸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  
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謨謀也無心  
而爲之故曰不謬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  
曰蹉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曰恰  
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  
委之自然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也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  
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

兩若然者此是莊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  
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  
嗑言若哇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覺  
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鬪也其食不甘  
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爲塞飢瘡是也其息  
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修養之論其  
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  
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



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噉咽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慾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卽是生死兩字不詎者不逆也脩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卽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草是



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  
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係念故曰忘而  
復之不以心捐道卽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  
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  
當子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凄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語  
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旣  
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寂靜也

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顙大也顙額也頭  
容直故見其顙顙然凄然怒也暖然喜也無  
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極止處也物事  
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  
地卽所謂以接而生時乎其心者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  
萬世不爲愛人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  
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  
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



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蓋萬物而不爲義皆是此類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目適其適者也。

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爲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爲樂。不足爲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非也。就利遠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爲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爲名。名者實之賓。爲賓失己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爲役於人而失其己者。故曰不自



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借務光膏  
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  
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  
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  
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  
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  
乎其似好閉也恍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  
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  
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瀟  
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立  
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  
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  
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  
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  
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崔下也處世  
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悶然而後應也濔



聚也充悅之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  
進我色止我德者卽所謂虛室吉祥止止也  
與乎自得之貌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  
世人同也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  
曰似世警乎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  
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  
言似不欲言及其旣言亦若不言故曰悅乎  
其忘言也兩句卽一意悅乎俯下之貌體本  
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  
則曰以刑爲本而禮爲附皆是反說綽乎其

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  
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知則用知是不得已  
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  
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  
自至人以爲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  
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  
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  
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卽好惡也其一



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人能以好惡爲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爲徒若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爲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一卽大宗師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

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卽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之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真自然也此



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响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體道而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是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

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鬪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躄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所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聖人游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



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  
猶效法之况道乎萬物之所繫者道也一化  
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  
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  
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  
古而不爲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  
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無  
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  
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  
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  
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  
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  
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所以能神者此  
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爲高不爲深不



爲父不爲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  
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  
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  
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  
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  
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  
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狝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  
而後能如此也狝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  
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  
而在我也此又是脩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  
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  
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真  
境禹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仙之居也入莫  
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  
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  
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  
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令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子基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脩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



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  
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  
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胸中朗  
然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  
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  
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  
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將送  
也無迎送無成毀卽是自然而然也櫻者拂  
也雖櫻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  
櫻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櫻寧櫻寧也者擾  
而後成此名也

九箇聞字真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  
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  
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  
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見  
徹而曰瞻明聶與囁同以言自許故曰聶許  
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  
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求歌之也於嗟  
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  
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



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  
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卽所謂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  
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  
有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  
爲首以生爲春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  
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  
夫造物者將以余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

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  
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踟躕而鑑于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余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  
乎曰亡余何惡浸假而化余之左臂以爲雞余  
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余因  
以求鴞夕浸假而化余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余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  
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  
父矣吾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後  
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心皆  
自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造化之  
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貌發背瘡  
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肩聳而  
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髻也指天  
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  
有疹其心間而無事不以病爲憂也踣躄扶  
曳而行之貌自照于井而見其形歎曰使我  
爲此拘拘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  
之也假使也浸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  
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  
而爲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  
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  
者順節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  
也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繫  
着也苟爲物所着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  
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  
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  
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  
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  
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  
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  
必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  
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曾子之易簣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爲  
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其妻  
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怛將  
化之人鼠肝蟲臂言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  
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但其文奇唯命  
之從我不聽則爲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  
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曰陰陽爲炭  
萬物爲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



必以爲恠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  
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  
也遽然覺之狀也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  
六字如此結上一段真人之奇處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  
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  
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  
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

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爲於無相  
爲無爲而爲也撓挑踴躍之意無極無止也  
登天游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  
窮卽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也彼言  
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  
五字也莫然冲漠無有之貌有閒有頃也往  
待事猶助原壤沐攄也編曲織箔也或編曲  
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猗助語也



嗟來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真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爲人猶便是忽聽上方鍾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子雖爲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耷首之歌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



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吊之某則陋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卽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卽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游之意茫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卽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卽自然也

憤憤然自昏之貌爲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強世之意觀者示也音貫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弔太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夫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卽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卽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爲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爲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侷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



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  
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常  
也言某常恠之也言恠訝之義矣進於知者  
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  
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  
不得而其所爲已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  
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卽反覆終始不  
知端倪之意就先卽始也就後卽終也順造  
化而爲萬物故曰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旣聽其自  
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  
舞發越之語彼旣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  
恠之是我之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  
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  
異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也  
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則雖死  
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



亦哭言隨衆也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  
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其自得之妙所  
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衆以哭也此句最難  
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爲宜  
也兩字良可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  
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旣以我而恠之又安  
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耶故曰且也相與吾  
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

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  
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  
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  
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爲周乎周夢爲蝶  
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  
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 樂軒先生亦  
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  
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



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於自然何待安  
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  
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  
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  
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  
妙矣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  
卽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  
做成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  
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  
而子曰雖然吾願游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  
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  
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  
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  
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  
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  
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



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游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也軼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籬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卽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

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錘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整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長於上

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  
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  
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且如天左旋  
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  
速或流或伏川岩水石多少竒恠皆造物爲  
之衆形之間如百卉群木多少竒異非巧而  
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  
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  
與我爲一故曰此所游已言吾之所游者如  
此也



